



人来自不惊

张桂林

【一】

读着孙女的日记,我在鲁西小城一隅,又一次听到那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男孩的呼唤。

春节后,孙女从聊城返回上海。6岁的她在日记中写道:春天的上海植物园太美了,郁金香盛开了,它们有各种颜色,我最喜欢红色的郁金香,它们像火一样。高大的广玉兰,叶子又绿又厚,还很光滑,像涂了一层蜡。一只小鸟在地上蹦蹦跳跳,我走近给它拍照,它也不飞,我想到一句诗:人来自不惊。

儿子的家紧临上海植物园。黎明时分,打开窗子就能听到植物园里的鸟鸣,声音或徐急顿挫,或婉转悠扬,仿佛看到千万只鸟慵懒、雀跃、惬意、自得的样子;浓浓淡淡的花香纠缠着,推搡着,争先恐后地挤进窗口,室内就氤氲着花香了。

【二】

四十年前,我们举家返回祖籍,在我心里,那个男孩就寄养在了那个地方,他再也没有长大,依旧生活在那段时光里。此时,他蹲在辽河岸边一处沙坨子的阳坡,满目枯黄,衰草遍地。耙子静静地卧在枯萎的荒草

丛中,一耙子一耙子的柴草把十多根筷子粗细的钢齿打磨得铮亮,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幽幽的光。他接的那堆柴草像只瘦瘦的绵羊趴在低洼处,一股跑累了的风跌跌撞撞地打了个旋儿,钻进了草堆里。那堆草动了动,好像长高了一些,发出一阵响动,男孩似乎听到饥饿的绵羊低低的叫声。姐姐接的那堆草则像一头吃饱反刍的牛,静静地卧着,随时会走回村子的样子。这两堆草,今晚或明天就变成一缕缕炊烟了。

雪好似一夜间就融化了,在枯草软塌塌的梗上还残留着浅浅的影子。拨开乱蓬蓬的草丛,可以看见湿漉漉的地面,那淡淡的土腥味,一定是雪呼出的气息。男孩在草丛中发现一株植物,茎叶刚离开地面,暗绿色的卵形叶片密被绒毛,它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生长。那是红根。直至近日,我才确认红根学名丹参,也叫紫丹参。我只记得它春天的模样,紫红的袍衣,香甜的肉身,它一直深埋在我身体的某处,它的汁液养育着我,成为我骨骼和肉身的一部分。

男孩用一根耙齿一点点剥去红根下的硬土。他没有乐高积木,没有绘本,也不知道乐器为何物,他有连绵起伏的沙坨子,沙坨子外面辽阔的草甸子,还有沙坨子深处、草甸子包围着的水泡子。他的时光是风沙,是雪野,是没过肩头的无边无际的花草,是蓝蓝的不见底的一片水域,伴着天空中不绝于耳的鸟鸣。那荒芜、弥漫、寂寥的时光围堵着他,追赶着他,让他肆意地挥霍。男孩挖了拳头大的几杯黄土,拔起三四棵红根,就是半晌的时光。吃了一冬玉米饼子、咸菜,味觉寡淡,他咀嚼红根,小口慢咽,一股甜滋滋、凉丝丝的汁液滑过口腔、穿过肠胃,如干旱的盐碱地沐浴了一场春雨。

【三】

春天的鸟鸣有些急切、高亢、杂乱,想要把冬天积攒的阴郁、寒气以及濒临死亡的恐惧一股脑倾泻出来,唤醒勃然的生机。男孩躺在草坡上,望着蓝天,目光紧盯着一只悬停的云雀,享受着快乐的时光。天上的鸟那么高远,如果不是一串串鸟鸣,没有人能注意到那个忽高忽低旋飞的黑影。冬天的鸟可不是这个状态,他回忆起白雪皑皑的日子。

一场鹅毛大雪过后,天依旧是阴沉沉

的,细碎的雪粒若有似无地飘着,偶尔打在脸上,凉凉的,这场雪并没有结束,可能又蓄势待发。我穿着母亲做的蓝色棉袄、黑色棉裤,戴着黑条绒面的狗皮帽子,一手提着铁锹,一手拿着笤帚,腰间扎着一根麻绳,绳子上串着二十多个捕鸟的夹子,来到村北这片坡地。一群鸟从村子上空飞来,像移动的云层,比天空密布的云还黑。多年后,我读到《百年孤独》中有关飞毯的叙述,便想起了在那个遥远的坡地上看到的鸟群,正如一块巨大的黑毯低低地飘过来。

我在积雪较薄的坡地,铲出相距一两米远的七八块灶台大小的裸地,每块地面支起两三个打鸟的夹子,夹子上勒住两个谷码。南来的鸟群不知从哪里飞来,也不知飞向哪里去,一望无际的雪野鸟们有容身之地,无觅食之处。秋天,这片坡地收获了金灿灿籽粒饱满的谷物,鸟们也度过了一个饕餮之秋。我不知道这些鸟是不是秋季盘桓于这片坡地的鸟,但我知道这些飞来的鸟们会有一些葬身此地。

飞来的鸟群像被施了魔法,瞬间撕裂成一块块厚厚的布料,翻卷着落在了裸露的地块。我蹲靠在高坡上一棵歪脖子老榆树下,目睹了众鸟争食的场面。鸟飞起落下,激起一阵阵骚乱,我知道那是夹子夹住了鸟的脖颈,鸟挣扎着,惊吓了同伴儿。饥饿的鸟把这裸露之地当成了粮仓,很快会发现秋天遗留下来的谷物和草籽,它们快速平静下来。饥饿的鸟们已不避死亡。

每个夹子都打住了鸟,有的竟打住了两只。我拣拾这一块裸地上的夹子和鸟,换上新的谷码。鸟依依不舍地飞起,又落在临近的一块裸地上。两天后,我冒着又一场雪,蹲在城里的百货商店门口兜售了这些猎物。70多只鸟,大的3分钱,小的2分钱,这些钱可以买几块饼干、几本连环画、几支铅笔、几本作业本,仍有剩余。那时候,有的年份,我们村子社员日分值才5.6分钱。

冬日,纷飞的大雪和鸟群覆盖了我的童年。

【四】

春去春来,人间沧桑巨变。漫步在徒骇河畔,天水一色,鸟语花香——“人来自不惊”。我和孙女相距千里,在这句古诗里共享这美好的季节。

景观、李学诗故居依然伫立,儒家、道家、佛教文化依然光彩夺目,刘氏一门三进士的传说依然鲜活……

苦山多产优质的石灰石,可作为修桥建房的料石,黄河防汛用的抛石等,石质坚硬、不易风化、抗盐碱,烧出来的石灰白色程度高、硬度高,不起碱,颇受使用者欢迎,口碑很好,慕名而来的购买者络绎不绝。这里的石头还可生产建筑用的优质预制石料等,具有独特的石质品性。现在的苦山中间开采成了几十亩的大坑,禁采后的大坑水质清澈,鱼虾成群,成为了十里八乡垂钓者的乐园。

苦山的主山在村子北边。而间隔村子的最南边足有五百米,也就是前苦山村的南头,还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小山包。据老人们讲,这个小山包叫做小黄山子,除了当地人知道,很少人见过小黄山子的真实面目。工业学大寨那些年,小黄山子也被开采得面目全非,一个几亩地的小山坑变成了蓄水养鱼池。最近几年,政府又在小黄山子的地方钻井三百多米深,经化验水质优良,便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饮用水。

贾山位于小金堤的北侧,黄河泛滥的年代,也为十里八乡的百姓作出了贡献。这座山上的石料石质也不错,部分顶部及夹缝钟乳石较多,石质偏硬。石头颜色多种多样,有些乳白色或粉红色的钟乳石样式奇特,特别漂亮,我还收藏了一块金猴献瑞的钟乳石。现在,远远看去,依然能够看到贾山的形状。

沿着黄河大堤再向东北行七公里,就是闻名遐迩的鱼山。这里是东阿王曹植的汉墓,在相关部门及爱心人士的保护下,及时禁止开采,保存比较完整,目前已经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建设得越来越好。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旅游观光团纷至沓来,聆听梵呗圆音、回观“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七步诗。

鱼山的石质也非常好,可作综合使用性石材,石头颜色为灰白色。

向北迂回就到了香山,香山金堤段,是迄今为止黄河的第二道防线小金堤的最东端起源地,最西端应该是现在的阳谷县张秋镇的“一溜管子”。

听老人们讲,现在的第二道防线金堤,在过去被称为大金堤,而现在的香山以南到“一溜管子”之内的黄河大堤被称为小堤,就是把东阿黄河险段境内的十几座小山圈在了其内,足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解放前黄河水泛滥时,这十几座山护佑过多少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曲山,又称兴隆山,位于鱼山镇铜鱼路东侧,距镇政府两公里左右,最高的山头约52米,方圆面积五六百亩,被当地村子划为南山和北山。没开采以前,山上有郁郁葱葱的翠柏、古松,这里的石质和贾山的石质差不多,可作筑桥建坝之用,也可作为黄河防汛抛石等。现在的曲山,高高在上地围观着曾经开采出的大山坑,讲述着曲山禅寺、汉墓石棺、于闾老题碑、乾隆歇脚赐名兴隆山、陈宗炳植千柏的故事。

艾山海拔75米,与对岸的山体紧紧簇拥成了黄河天险,形成了天下奇观的艾山卡口。黄河的这个位置有“鲤鱼跳卡口,禹王锁蛟龙”的美誉。如今,在艾山的“怀抱”里,还建起了艾山卡口地理标志文化园,弘扬特色东阿黄河文化。政府建立了牡丹芍药观光旅游基地,当地群众发展了旅游产业,把这里建设成黄河文化展示的基地。每当春暖花开时,蜂蝶随香至,仙客踏云来。置身花事内,迟迟不肯归。

艾山和鱼山、位山一样,耸立在黄河西岸最靠近黄河心脏的泰山余脉,为抗洪抢险立下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凌山又叫凤凰山,听起来就有神圣的感觉。此山主峰向西北200多米处也有一座小山包,连接整个山体,加上山顶上的庙宇,形状酷似一只展翅的凤凰,故得名凤凰山。这座山还有诸多传奇故事,有凤凰饮水胭脂湖、百鸟朝凤凤凰台、凤凰大战恶蛇的传说等,这里也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好地方。小张山属于大桥镇,位于聊滑路东端黄河西岸,虽然身形瘦小,却承载着黄河故道的历史沧桑,并且距离黄河大桥很近,与大桥相互映衬。这里山明水秀,花团锦簇,人杰地灵。

东阿的山皆是泰山余脉,现在虽然没有了以前的高大巍峨,但是她们为鲁西大地的高楼大厦、河流湖泊、桥涵路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想四十年以前,我站在苦山山顶观看雄伟壮丽的黄河玉带,站在位山山南面的外曾祖母家门口看黄河里一米长的黄河大鲤鱼游动的影子。晴日里放眼望去,对面子路山、银山、腊山等等沿着黄河南岸延绵起伏的壮观尽收眼底。

“黄河放水两分头”,引黄济津工程是黄河母亲的两条分支动脉,源源不断地把玉液琼浆输送到大的每一个角落,滋润着大地的每一寸肌肤。

这里有山有水有沃土,滋养着鲁西大地。好山好水好黄土,描绘出一张美丽富饶的祥和家园大蓝图。

诗和远方 就在家乡

今天晚上我想写诗

念眉

今天晚上我想写诗
于是我就把我写进诗里
我想
我最喜欢两样事物
一是天,一是水

我喜欢看天
晴天 阴天 黑天 白天
我喜欢看漫天彩霞 像大鹏的翼
我喜欢看漫天星斗 像孩子的眼
我喜欢看白云像翻卷的雪浪
我更喜欢看一无所有空空的天空
它那么高
高得让我想长出翅膀

我羡慕有翅膀的鸟
他们是飞翔着的灵魂
我羡慕有大翅膀的鸟
他们那样高地翱翔
并不需要快速地扇动翅膀
他们可以向上升
再向上飞
向上是多么广阔的天空

我也喜欢水
喜欢清澈的溪流
浩淼的湖泊 奔腾的大河 蔚蓝的大海
我喜欢看门前的大河染上落日的霞彩
大地的血管突然静穆
我常想 每一条路都是河流
每一棵树都是河流
汽车 电车 自行车 还有我
都是穿行在河流里的鱼
我羡慕每一条鱼的自由
我的身体中记忆着一条河流
它在乡下过炊烟
在春天开遍海棠
在夜里闪着流光 在梦中泛着荷香

我有时会坐在一流光里
泛舟吟诗
天水光影
不觉就行过了昨日的码头

菜园 (外一章)

吴晓波

炎炎夏日用风的指尖一一打开了乡村最为抒情的部分。火红的石榴、浓艳的月季、迎着太阳怒放的牵牛花、深不见底的小巷和拥着一轮夕阳的青砖黛瓦,在蝓蝓蟋蟀奏响的古典乐中,争先恐后地展开此起彼伏的抒情。

菜园和乡下含蓄的母亲一样,总是把它的抒情静静地圈在村庄一角。茄子是菜园里的白面书生、谦谦君子,总是用鸟鸣把眼睛擦得锃亮,每日熟读汗水和勤劳写就的乡土大书,时不时用阳光一样的声音,为母亲朗读《诗经》里像露珠一样清澈透明的诗句。

西红柿和辣椒在母亲“礼之用,和为贵”的教诲下,友好相处,互为搀扶,刚刚携手送走一场偷袭的倒春寒,又把一段五月肥美的阳光在枝上彼此礼让。

韭菜深得母亲的宠爱,割了一茬又生一茬,被母亲立为菜园的劳动模范,时不时得到母亲一把廉价草木灰的嘉奖和表彰,伏在地上感激涕零。

丝瓜和葫芦顺着墙角倔强地攀爬,“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些母亲教给它们的至理名言,它们熟稔在心。

多情的豆角被一只花蝴蝶迷住了,偷偷地开始打情骂俏,被母亲用“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警句及时喊停。

小白菜一脸的风轻云淡、与世无争,静静地把生命安放在岁月的低处,紧紧抱

蛙鸣

紧一团发自泥土深处的节气。
在菜园,所有事物都按着母亲的计划,顺着节气演绎有序进行,用一段段质朴无华的抒情喂饱我们的村居生活。

古老的乡村并不贫瘠,这里盛产纯净如洗的空气、会说话的溪水、诚实可靠的鸟鸣、金子般的阳光和宛如天籁的蛙鸣。蛙鸣是乡村开春的农谚里落下的一枚张力十足的种子,具有天生独到的灵性。每年的五月,都和农人们在稻田里播下的谷种们一起生根发芽,一起茂密成长。

白天,蛙总是把自己埋藏在丛林深处、溪岸旁边,听一段清风,饮一段晨露,看农人们用亮晶晶的汗水、闪亮的犁铧、老牛的哞鸣,把一个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打磨出“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美丽容颜。偶尔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两声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蛙鸣,是在坐在田埂上栖息农人们心上的花,轻轻地取走身上的劳顿。

夕阳的最后一丝眷恋不舍被夜的大幕悄悄收藏。蛙正式登场,一场乡村大戏开幕。先是零星几声,几束麦苗扭着娉婷的身姿从麦田深处走出来,轻声细语地报幕。接着是一小团、一小撮的声响,从溪边,从柳林,从麦田,从天边涌了出来。这并不是正剧,仅仅是乡村大戏的彩排。

等月亮女神高高地升在舞台的中央,给了这些蛙力量,乡村大戏的正剧才正式登台,蛙铆足了劲,扯开嗓子放声歌唱。一声高过一声,一波高过一波。村庄、田野、溪流……全部打开了音乐的匣门,一大团一大团的蛙鸣,从四面八方漫了上来,相互间候又相互交流,最终不分彼此抱成一团,汇成一片蓝色古典音乐的海,把古老的乡村紧紧拥入怀中。

有蛙鸣的夜晚,乡下的父亲最喜欢把自己禅坐成一截沉默的树桩,沉浸在清凉的月色之中。风温柔成一只柔顺的羔羊,伏在父亲的脚背上,和他一起感受生命的辽阔,在苍茫的大地上书写出“力量”和“高远”。

此时的我独坐在城市的高楼之上,却并不孤单。故乡的风总会给我捎来装满蛙鸣的土特产,把我牵引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和一起长大的蛙鸣打着招呼,在故乡的脊背上肆意驰骋。